



Public art & Place making

相遇藝術 漫遊社區

THE BEAUTIFUL ENCOUNTERS

Being Hong Kong × Swire Properties



1
In the Loop & Around the Square
Wendy Taylor
One Island E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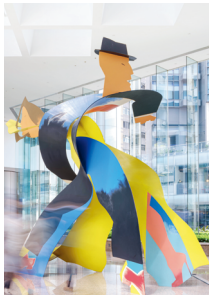
2
The Real Me
Kevin Fung
Devon House



3
Transient
Cheong Kwang-ho
Cambridge House



4
Ceramic Cityscape
Michel Santry
Devon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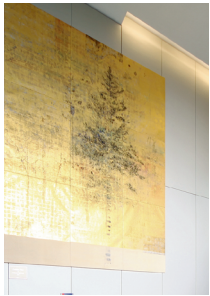
5
Two to Tango
Allen Jones R. A.
Dorset House



6
City Shadow I & II
Allen Jones R. A.
Tong Chong Street



7
Changing Spaces
George Cutts
Taikoo Park



8
Golden Pine
Makoto Fujimura
Oxford House



9
Organic Float
Bahk Seon Ghi
Cambridge House



10
Ad infinitum IE & Ad Gloriam
Zoya Frolova
Oxford House



11
Shan Shui
Danny Lane
Devon House



12
Shamian Island
Matthew Simmonds
Oxford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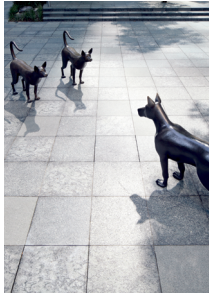
13
Chronos Trilogy
Warren Carther
Lincoln House



14
Chronos Trilogy
Warren Carther
Lincoln House



15
Horse at Water
Nic Fiddian-Green
Taikoo Park



16
The Meeting
Anne Ross
Taikoo Park



Life *is* a series of beautiful encounters

居住、出行、工作、飲食、購物、消閒、運動、旅行……生活是一連串的活動；在住家、在辦公室、在街上、在社區、在各式各樣的都市空間中……

當生活無可避免充滿著慣性和重複，藝術就是帶來想像、驚喜和感動的契機。

美好的公共藝術讓人突破日常生活的局限，凝聚社區歸屬感，跟地方營造（Place making）的理想不謀而合，最終是讓每個人都找到舒展自己、連結彼此、豐富生活、潤澤生命的空間。

一切都需要人的投入參與，公共藝術的意義才能彰顯。



鯪魚涌

介乎鯪魚涌和太古兩個地鐵站之間的港島東，從前的煉糖廠和船塢，先後變成了工商大廈和太古城，九十年代後又發展了商業中心太古坊；毗鄰的濱海街、海光街一帶，以至英皇道上，卻依然聳立著各類型六十年代以還的舊建築。每一個轉角，隨時可以發現街區新舊交替的痕迹。



由二十世紀初至今，柏架山下的鯪魚涌，持續進行著不同性質的社區轉型，圍繞現今區內最高的建築港島東中心周邊，新舊住宅、工廈和商廈，多元混合的公共空間及傳統街道肌理留下來的生活方式，成為串連起各幢建築物之間的重要風景。上班族和附近居民共享著公園設施，在街頭、茶餐廳或商廈cafe偶遇。這個跨年代多維度的社區，用時間結合地方營造的願景，帶來社區衍變的另一種模式。





金 鐘

早上金鐘，成熟老練的商界專業人士、對職場生涯充滿憧憬的年輕白領，由港鐵站併發出來，朝向包括政府總部在內的各幢辦公樓；中午金鐘，人潮由辦公室如魚群游出，大家都要好好把握午飯一小時，在公園或商場透透氣；傍晚金鐘，人們再度匆忙地由辦公室朝向港鐵站或巴士站走去，趕上回家的交通工具。到了晚間，吃飯的吃飯，購物的購物，看戲的看戲；周末時，商場周邊的香港公園，和維港海旁的添馬公園也吸引遊客及區外人來訪。



七十年代前的金鐘仍是軍事禁區，乃是多個軍營和海軍船塢所在；八十年代後，金鐘開始發展為貫穿中環和灣仔重要的商業中心；2011年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綜合大樓落成後，金鐘變成政治決策中心；同期，毗鄰的灣仔舊區也經歷轉型，區內多個傳統街區先後重建，讓公眾重新關注街道生活對社區的價值。





「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無論哪個時候，對香港人而言都彷彿一個魔咒。

生活在這個城市，好像與生俱來便擁有一種本能，將每一寸空間，每一分一秒以倍數增幅。於是，每一方寸都貼上一個看似魔幻其實寫實的價錢牌，「分分鐘上落幾十萬」的笑話曾經帶來集體共鳴。空間+時間的價值在此城中並不是1+1的關係，而是1×1=無限的追求。

城市和社區不止是由決策者、發展商、城市規劃師和建築師的藍圖所建構，也是我們集體潛意識的載體和實踐。濃縮密集，分秒必爭，精打細算，將功能結合功利……多年來塑造了城市大小角落密集多元的景觀肌理。每當人們樂此不疲地點算香港的成就時，對生活的鑑賞力和想像力，人與人之間的情味，對社區及地方的觸覺和歸屬感，往往隱沒甚至消失在城市邊緣。

有沒有哪一種契機，讓我們可以重新發現、重新連結自己內在，以及自己和這個地方的關係？公共藝術會不會就是那種可能性？這個城市又可有提供足夠養份，讓公共藝術成為提昇人的well being，以及滋養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元素？

藝遊公共空間 How and why?





《Parade.》(2020)
地點// 金鐘太古廣場連接金鐘地鐵站、太古廣場三期及星街地區地下通道
藝術家// Julian Opie



《Running 3.》(2020)
地點// 金鐘太古廣場連接香格里拉酒店及港麗酒店通道
藝術家// Julian Opie

觀照城市人

上車落車，返工放工，都市人一直在移動。低著頭，我們的視線都依附在手機屏幕上，看著聽著無盡的資訊畫面，只有行走的動作卻鮮有本雅明式散步——每天都經過的地鐵站一式一樣，鋪天蓋地的廣告千遍一律。密封的車站大堂和地下通道，只見人頭不見天日，時空變得格外冗長、壓抑。

公共空間需要藝術，讓永遠匆忙的城市人，暫時跳出日常生活的慣性，騰出一點時間和心靈空間，去停息、觀察、凝視，迎接其他可能。「公共」的精神，不只在於空間而是集體感受。



金鐘站通往太古廣場三期的地下通道，連接車站和灣仔皇后大道的自動行人扶手道，牆上的不是廣告，卻分佈了62個不同造型和裝扮的立體人物。男的，女的，孕婦和孩子，奢華打扮後面是Hip Hop或運動風，學院派文青緊隨著時尚中產的腳步，帶著耳機滑著手機踏著單車推著嬰兒車……《Parade.》(2020)以多層顏色金屬構成的人物眾生，來自不同年齡、族裔、階層和生活背景，折射出我們低頭時那個看不見的自己，和他人的情狀。

同樣由Julian Opie創作的《Running 3.》(2020)：13個以黑色乙烯基塑料(vinyl)製成的人型，分佈在太古廣場連接兩家酒店的通道上。藝術人型結合路人動態，穿過玻璃幕牆，從外間看來儼如巨型美術館。這些車站及商場內的通道，即使不是傳統街道，卻可以變成畫廊，帶來另一種與城市人互動的人文風景。

歷史印記

《Parade.》(2020) 讓人在經過密封的地下通道時，體驗到變得有點不一樣的時空感。位於太古廣場三期商廈內多件木雕塑作品，則誘發公共藝術如何連結現代城市人和地區歷史及自然環境的思考。

由地底車站升上地面街道，太古廣場三期高聳的玻璃幕牆大廈，標誌著與金鐘接壤的灣仔星街街區，在過去近三十年持續進行的街區轉型，已進入另一階段。今日公眾認知的「星街街區」，範圍包括日月星三條小街和進教圍、圍繞它們的聖佛蘭士街、電氣街、永豐街和萬茂里等多條斜路，還有旁邊幽靜的住宅區秀華坊。區內街巷仍保留多幢唐樓及單幢式住宅，街上原有的舊商戶多年來逐漸轉換，畫廊和時尚精品select shop陸續進駐，由近七十年歷史大排檔變成的德如茶餐廳，中午時將桌椅擺放街上，與旁邊西式食肆或sidewalk cafe並排，連公眾垃圾收集站都披上Piet Mondrian的抽象畫風設計，光明街角還有間靜的兒童遊樂場。這街區雖小，等人去發掘的趣味卻密集。



《Kissing Bench》
地點 // 金鐘太古廣場三期二樓長廊
藝術家 // Alison Crowther

常說香港的特質是中西交匯，新舊混雜；沒有舊的底蘊相映，新事物也許不會顯得那麼亮眼。但在空間爭奪無時無刻都在上演的香港，舊事物每每要讓路給新的發展，官方民間由始至終未能建立一套對待歷史及文化遺產的共識。當舊區面臨重建，帶來急遽變化時，人也容易感覺茫然無依，這時，藝術就能發揮記錄、反思和連結人心的作用。



太古廣場三期大堂，擺放著來自英國、以古老櫟木創作的雕塑《Oak Sphere》，與周遭的玻璃及雲石建材形成對比及平衡的關係。來到二樓長廊，長逾六米、身兼長凳功能的《Kissing Bench》，同樣以整株樹幹雕刻而成，天然原木的溫度和質感，邀請人們坐下來靜看窗外風景，或者並排而坐面對面交談。玻璃幕牆外，沿萬茂里有一片綠化斜坡，坡上樹木隱藏了一段健身小徑，雖短卻幽靜，耳邊傳來的雀鳥鳴叫，竟產生身在郊野的錯覺。萬茂里和皇后大道東交界位置，天橋下有一棵近200歲的老榕樹，旁邊還保留著戰時防空洞的痕迹，成為了這個社區的歷史見證。



《The Meeting》（不期而遇）
地點 // 鯽魚涌太古坊太古公園
藝術家 // Anne Ross

公共藝術的意義需由人去完成

公共藝術的形態，無論是設計感強烈的、著重工藝性的、或是從日常事物中提煉出來的、甚至是難以名狀的，當它們被安排在某一個公眾日常活動的空間場所內，通過藝術或設計的手段，便會與公眾發生不同的化學作用。然而要將公共藝術真正融入商業社區，卻遠比想像中複雜——每個商業項目在籌建過程中，建築師、工程師、室內設計師等因應著發展商的願景和預算，配合社區環境，以及法例及環保各種要求，打造出符合經濟效益又滿足實際功能的建築和空間；過程中，藝術的介入和存在方式經常被置於下游。而在選擇藝術品時，除了考慮委約創作的成本預算，藝術品擺放的位置、佔用空間、使用什麼物料、如何清潔維修和日常管理等，既不能影響藝術創作的原委，也不能妨礙空間原來的活動模式，一連串問題，都需時間及耐心去琢磨。願景與投入，還有執行力，缺一不可。

被太古城、太古坊和傳統工廈圍繞的太古公園，在不同時段匯聚了不同年齡和背景的用家：晨運的居民長者、午飯出來透透氣的上班族、下課後前來遊戲活動的孩子們，周末則成為附近社區家庭傭工的勝地。公園內的《The Meeting》（不期而遇）和《Please Be Seated》（請就座），可能是最親民及「最賣座」的藝術作品。《不期而遇》以雕塑呈現當貓遇上狗時，充滿故事感的對峙情景。路過的小



《Please Be Seated》（請就座）
地點 // 鯽魚涌太古坊太古公園
設計師 // Paul Cockledge Studio



孩子，都忍不住觸摸甚至爬附在動物雕塑身上。草地上的《請就座》則運用天然木材，人們可以隨意觸摸感受它的肌理和溫度；像波浪般起伏的線條，可讓人躺坐其中享受獨處或對話的時空；而只管來去匆匆的人，亦可以無障礙地在波浪下穿梭其間。

《請就座》公共藝術項目由英國設計師 Paul Cockledge 創作，最先於 2019 年倫敦設計展中亮相，設計草圖只三兩筆便完成，靈感卻來自 Paul 長年對城市人活動的觀察。「它的造型既簡單又複雜，由高空下望就像一個圓形，對稱的線條看起來十分感性，歡迎人們使用、互動，徜徉其中聊天、休息；既可以社交，同時提供私密空間，讓人獨處。」有別於那些可望不可即、甚至被重重包圍起來的雕塑或藝術裝置，《請就座》的創作出發點就是讓任何人都能融入其中。Paul 並不在意外界定義它是藝術裝置、設計還是公共家具，讓他更感興趣的是作品介乎於不同性質之間的曖昧性，「有人的參與作品的意義才圓滿」，只要能夠鼓勵人投入其中，帶來體驗和回憶，便是他眼中公共藝術的使命。



Public Art for Well being & Sustainability

「從事公共場所的藝術創作時，必須非常重視對話。公共藝術的存在對於人類文化，社會、絕對是為『生存價值』提供理由的唯一方法。」

——南條史生《藝術與城市》（田園城市出版社，1997）

對話的藝術

當下，全球有一半人口居於城市（到2050年將增至三分之二）。城市滙聚不同背景的人，在密集空間內共同生活，形成多元文化的同時也形成緊張關係——都市愈密集，人際關係卻變得愈冷漠，衝突一觸即發；都市的高流動性也容易造成人和社區的異化疏離。在這個狀況下，藝術家或設計師要利用創意締造讓人願意停駐觀賞公共藝術的機會，回應一個地方的生活節奏，甚至營造社區對話平台，對於香港這種高速高效的都市來說，絕對是一種考驗。雖然近年本地有更多發展商銳意在轄下屋苑及公眾場所引入藝術創作，以建立企業的文化形象，但要擁有清晰願景，又願意長期支持，甚至視藝術為社區營造的重要元素，仍不容易。

著力研究本地城市空間的學者及策展人黃宇軒（Sampson）形容，公共藝術的定義，並不止於“Art in public spaces”（公共空間內的藝術品）：「公共藝術的目的，就是讓社區內不同背景的人產生對話，共同享受藝術帶來的感性及美感經驗。」他相信公共藝術也是一種「對話的藝術」，製造機會讓社群深度參與。2013年他有份策展粉嶺坪輦第一屆空城藝術節，租用廢置的坪洋公立學校進行為期四日的展覽和表

演，過程中也動員社區居民參與創作；而近年的《路過北角》，或者在北角碼頭進行裝置及偶發表演項目的《待渡》，都是讓他印象較深刻的公共藝術活動。

香港高密度同時急速改變的城市景觀，由霓虹招牌到公共屋邨或街道後巷，一直成為本地及外國的研究對象；此地饒富歷史及特色的社區空間，也為公共藝術提供多樣化的可能。但在現行公共空間的管理模式和資源分配下，令公共藝術難以長期在社區內紮根。「藝術家即使願意走入社區，往往只能用游擊／短期的活動方式進行。」長年在同一個社區內深耕細作，容讓時間將人和社區，以至藝術帶來的影響沉澱、發酵，愈發罕有。

與此同時，Sampson留意到，「公共藝術」的意涵亦擴闊至其他創意形式，例如市集地攤或其他。近年他有份開創的《懷疑人生就去散步》平台，鼓勵公眾用自己的角度及方式對城市進行探索，也是另一種讓「公共藝術」連結社區的嘗試。他形容，當下由「民間主導」的社區公共藝術項目，已超越了從前只由藝術機構出發的定位，像APO（藝術推廣辦事處）或者Designtrust（信言設計大使）等，都能夠將官方、商界企業及民間聯繫起來，後者倡導的「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近年亦成為介入社區營造的常見方式。

《請就座》於倫敦設計展屬臨時展出性質，後來其中一個版本被帶到中國內地多個城市巡迴，另一個版本則於去年落戶香港太古公園。沒有企業的財政支持及提供空間，創作難以實現，作品的完成度也有賴太古地產無論在時間或細節上的參與和投入。在尊重設計原意同時，又因應香港天氣和環境，建議改用更耐用及永續性的木料，裝置方式也考慮了方便日常維修保養，更增添特殊燈光讓作品在夜間散發另一種情調。它和旁邊水池中間豎立起的青銅雕塑《Horse at Water》，一動一靜，日間午飯時分每有上班族在草地上席地野餐，或者坐在水邊梯階閱讀、小休。晚間則發放簡潔的亮光，不打擾住宅社區的寧靜。



《Horse at Water》
地點 // 太古公園水池
藝術家 // Nic Fiddian Green

社區藝術的物質條件

文化藝術工作者梁寶山（Anthony）近年也有份參與策劃社區公共藝術項目，數月前推出的「南丫說」公共藝術計劃，以他居住逾二十年的索罟灣社區為主題，進行深度研究，同時邀請藝術家駐場，與島民進行長期交流接觸，從而探究當代藝術和社區的連結。

「文化和資本兩者經常處於一種吊詭的關係之中。文化需要資本，反過來資本也愈來愈需要文化。」1980年代前香港經濟主要由製造業出口帶動，爾後工業退散，經濟轉型帶動資本轉移，近年政府及商界對於文化藝術有更多投放，質量也隨著數量增加而改變。除了大館這種以歷史遺產為基礎的文化產業，Anthony留意到深水埗大南街近年的變化，顯示出內裡不只是單一資本在發揮影響力，讓人觀望這些社區日後發展出的種種可能。

當下，有關公共藝術的關注早已不再囿於藝術本身，而本地不少公共藝術的出現，契機都是社區出現變化或危機。Anthony認為，社區研究和營造不應只集中在某一面向，也不應只將人情味浪漫化或美化，一個社區必需要有足夠的經濟活動才有孕育生活的條件。「重要的不是消費社區人情味，而是製造條件，讓人情味可以延續下去。」而當人人都在強調精神價值時，他卻重提建築、社區空間設計以至各種物質條件的重要性。「昔時太古開發鯗魚涌，打造出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比較今日不少社區的可持續性更高——一個社區要有足夠的social place（社交空間）才會有人情

味；新式社區有超市、商場卻沒有social place，如何會有人情味？」

分佈在公共空間內的藝術品，與美術館和畫廊不同，觀眾可在日常生活中隨時接觸得到，公共藝術的價值不在於獨立或抽離地評價它的好壞。在社區轉變過程中，公共藝術也有著建構新的社會關係、保持及孕育居民歸屬感的作用。「讓不同價值觀和世界觀的人走在一起，不但沒有削弱彼此的社會資本，甚至能增加不同的身份和溝通渠道。」Anthony有時反而期待公共藝術有實際功能，甚至引入非藝術專業人士的角度。他以香港藝術家Marcus Young（楊墨）2006–2015年間為美國明尼蘇達聖保羅市創作的公共藝術計劃為例子，《Everyday Poems for City Sidewalk》將市內的行人道維修工程轉化為詩歌的「出版實體」，在水泥地印上市民以不同語言創作的短詩，甚至演變成詩歌創作比賽，範圍擴展全城。主辦單位Public Art Saint Paul 與市政府工務部合作，前者挑選藝術家駐場創作，後者將印在水泥地的詩歌散落在城市不同地方。「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有沒有帶來horizontal synergy；不同界別及專業的人有沒有溝通」，都決定了公共藝術的成效。

公共藝術的存在，讓人在忙亂的日常生活節奏中沉澱，不要忘記自己內心真切的一面；公共藝術也為大眾提供集體記憶和經驗的共同載體，同時塑造出一個城市的意象，描繪她的精神和嚮往，成為城市的醍醐味。有一天，能在生活中而不只是美術館中享受藝術，我們才是真正的富足。





17
Rhapsody
Jiang Weitao
Cambridge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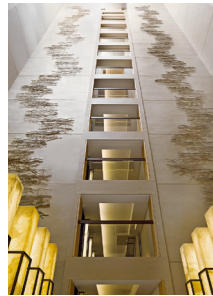
18
The Watcher
David Williams-Ellis
Oxford House



19
The Butterfly Effect
Jayne Dyer
Ea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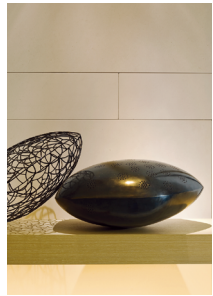
20
Wall in lift lobby
Thomas Heatherwick
Two Pacific Place



21
Rise
Hirotoshi Sawada
The Upper House



22
Face of the Moon
Cynthia Sah
The Upper House



23
Myth of Stars
Man Fung Yi
The Upper House



24
Silence 1 & 2
Armen Agop
The Upper House



25
Kissing Bench
Alison Crowther
Three Pacific Place



26
Riverbed
Alison Crowther
Three Pacific Place



27
Foothills
Alison Crowther
Three Pacific Pl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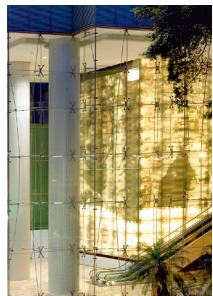
28
Oak Spheres
Alison Crowther
Three Pacific Place



29
Parade. (2020)
Julian Opie
Pacific Place



30
Running 3. (2020)
Julian Opie
Pacific Place



31
Angkor
Frank Fischbeck
Three Pacific Place



32
Mrauk U
Frank Fischbeck
Three Pacific Place





Being Hong Kong x Swire Properties

Public art & Place making

相遇藝術 漫遊社區

The Beautiful Encounters



紙本 | 文本 | 人本

FSC certified

 太古地產
SWIRE PROPERTIES

創流不息
太古地產50年



Curation & Editing// Being Media
Writing// Jessica Wong
Art Direction & Design// Luk Chi Cheong
Illustration// Po Hung
Photos & Images// Tse Ho Yin / Swire Properties /
Paul Cocksedge Studio / DepositPhoto.com

Print in Hong Kong 2022
All rights reserved